

五味雜陳，全在這天簡短的發生了。

上學日，四個台灣人一個香港人，光明磊落背著學校包包，正中午就坐進了波爾多最著名的牛排館。滿足的一餐過後，明明是要善盡主人之道帶著我朋友到各景點走走晃晃，卻發現從頭到尾都是她這樣一個有做功課的觀光客帶著我們走，那些景點來了十天的我們甚至還沒有花時間跟心思拜訪。

我們總是太驕傲也太自以為是，對於身邊的事物沒有迫切的珍惜，看著不像你一樣擁有的人，身為短暫過客卻用力在感受，才自形慚愧。不禁反問自己，來這十天了跟這麼多人說波爾多有多美好，這半年我真的會用力活著體驗它的全部嗎？跟這麼多外國人介紹台灣的好台灣的美，這二十年來我真的有好好感受台灣嗎？在 La Tour de Pay Berland 頂端眺望整個波爾多，滿足於我們是最靠近陽光的同時暴雨就下了下來；在 Pierre 大橋看著日落，滿足的拍下這段令人感動流淚的景色之後，冰雹就襲擊了在橋上手無寸鐵的我們。老天總在我們自滿的時候給了點提醒，在我們驕傲的時候給了點挫折。

但無論如何最後身邊的人還是都在一起，我們呼吸著同一片空氣，看著同一個日落，晚上一同吃著我做的晚餐，最後再一起跟我朋友道別，說聲半年後見。一切都美中不足，卻也都深深烙印，最重要的是這次，我們都有好好說再見。

法文課時老師叫我們講國家的名字，總有股衝動想要大聲喊出台灣的名字。在店家裡問問題後，大家總會問你們是來自中國還是日本？

在異國，別人看你的臉打量你，聽你的國家給你刻板印象，很多事情跟想法在最開始那一兩分鐘就全定下來了，接下來想怎麼改變都只能隔著楚河漢界。

背著 Taiwan 這個詞離家幾千哩，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一憂，喜是介紹後外國人知道也聽過台灣的比率高的超乎我想像，憂則是台灣已經有了口碑形象，卻還是沒有成功建立品牌形象。

在歐洲會把你的保護膜扒的一乾二淨，把自己丟在這，除了自身能力和國家光環外，你一無所有。抽絲剝繭後壓榨出的只會是你對自己出生的自傲或是自卑這兩條路，多麼希望沒有出來體驗過的各位，在台灣就要用力感受到我們在這的這種，為身上流淌的血液沸騰的急迫感，替我們一起決定台灣明天的未來。

台灣不就是中國？你不就是中國人？

不好意思先生，我出身自台灣這塊土地，我喝台灣水吃台灣米，我們拿我們自己的國旗、唱我們自己的國歌，選我們自己的總統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愛的人都在這塊土地上。我不討厭中國人，我在國外認識很多很棒很優秀的中國人；我不討厭中國這片土地，它包羅萬象而且美的不像話；知道我們複雜的歷史問題，但我阿祖輩在台灣，阿公阿嬤在台灣，爸爸媽媽在台灣，不想吵台灣是個獨立的國家，但光憑我的心我的愛屬於台灣那座島，我覺得我絕對有資格說我是確確實實來自台灣的台灣人。

What kind of eye you have, what kind of people you see.

選舉將近，重大事件遍佈，臉書上看到越來越多仇視的字眼，心裡很不是滋味。在台灣，看到跟中國不同的，驕傲自大，看到跟中國相同的，極力撇清；但在歐洲，當我看到跟中國香港相同的，異常興奮找到溫暖，看到跟中國香港不同的，互開玩笑相互學習。

放下歷史的包袱，其實我們都是個完人、正人，我們很多時候要堅持信念，但絕不需要無時無刻去擔那厚重的歷史包袱。

拉自己出來，用寬鬆的心去看這個世界吧，起碼在世界的另一頭，兩岸三地的我們，在酒吧聊著天，成熟面對彼此。

在歐洲，你很難把時間都抓的好好的，然後暗自竊喜你將很充裕又效率的運用整個假日。會有各種意料之外的事發生，每個人也都會有各種理由不經意浪費到你的時間，彌補意外、或是互相等待的時間，會讓你的時間運用不如在台灣般的掌控自如，但那都是學習。讓你緊張讓你害怕，然後讓你危機處理；讓你無助失望，然後出現貴人來幫助你。你會發現你一天下來沒做什麼事，卻能因為小事情心滿意足。

法國的歷史從巴黎開始，其淵遠流長足以跟羅馬希臘相抗衡，而波爾多所在的 Aquitaine 省，同樣從幾千年前就有人類活動的遺跡。貴為 Aquitaine 的首府，波爾多的 Aquitaine 歷史博物館便成為了當地最大的歷史博物館。

歷史是根源，是一切故事的來源。光這樣描述就讓我對歷史始終抱有濃厚的興趣，不畏風雨有多大，我這周已經第二次踏入這棟帶有文藝復興氣息的古羅馬建築。一樓的一切從塗鴉與雕刻工具充斥的史前時代作為開場，接著逐漸出現歷史保留下來的戰爭與宗教遺跡，爾後的一千年，法國戰爭與革命頻傳，宗教遺跡保留不易，反倒是墳墓中的墓碑與棺材皆完整保留，從為死去的人所蓋的遺跡，見識被時間湮逝的過往，讓觀看的人也都有種緬懷的情節。

進入十五世紀後，Aquitaine 省的文化更臻於成熟，建築、雕刻、教堂、繪畫、拼接、墓碑都更華麗完整。並且出現很多人與神的雕像與作品，雖然博物館一樓全是法文我真的是有看沒有懂，但可以感覺到人本位主義的觀念在這時以盛行。

徜徉在歷史的波浪中沈浮，還出現了意外中的小驚喜：我看到了我夢想中未來墳墓的樣子。一位騎士本人被刻在棺蓋上，雙手合十，頭上擺著象徵他地位的頭盔，身下被美麗的雕刻與墓誌銘圍繞，帶點莊重與英勇，又摻點淒涼與信仰。

我想死後留給世界與後代的，不是祭拜與繁文縟節，而是被記得刻在墓碑上，至死都懷抱著的信念，然後在想起或經過時，打從心底的致意，就是對死者最大的尊重了。

下午茶起源于 17 世紀的英國，當時，英國上流社會的早餐都很豐盛，午餐較為簡便，而社交晚餐則一直到晚上八時左右才開始，人們便習慣在下午四時左右吃些點心、喝杯茶。其中有一位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女伯爵名叫安娜瑪麗亞，每天下午她都會差遣女僕為她準備一壺紅茶和點心，她覺得這種感覺很棒，便邀請友人共享。很快，下午茶便在英國上流社會流行起來，爾後連著茶本身，一起風靡全歐洲。

然而法式下午茶，在法國人的悠閒、爛漫的性格底下，又另立門戶、自成一家，加上除了茶以外的甜品，法國人的本事在全世界稱第二沒人敢稱第一，讓全世界的下午茶店除了英式外，法式也蔚為風潮。

始終一直嚮往著這樣的法式生活，忙了一天結束，大家慵懶的搭上電車，隨性跟著夕陽餘暉的方向，在人潮逐漸聚集的廣場下車。「準備大餐與派對的人們呀走

開！這一刻是屬於法式生活的享受者！」心裡吶喊著的同時，就找了家能看著落日低垂的露天咖啡廳，我開始融入了法國。

桌上一杯卡布奇諾冒著煙，隔壁幾位優雅女士嘴裡的煙同樣緩慢吐出一縷縷白煙，如同她們吐出優雅的法文般；隔壁一位作家點了杯啤酒，時而搔首時而回顧四周，像極了美好年代的大文豪們在咖啡廳找創作靈感的模樣；右側幾位波爾多大學下課的學生們就這麼站在校門口斜映著暖陽，手插口袋聊著天；最後點綴上廣場幾隻鴿子幾位流浪漢，一首屬於名為法國的曲子就在你身邊彈奏著！

It all only matters about 你有沒有忘掉時間坐下來聆聽。

巴黎，該怎麼說這個城市呢。

美妙、懷舊、壯闊是它的形容詞，骯髒、噁心、複雜也是它的代名詞，照片表現不出巴黎，文字表現不出巴黎，甚至口述也講不出巴黎的全貌。

在這裡有太多景、太多故事、太多歷史可以訴說，即便是現在的巴黎，不論人或建築，一切的新穎與創新都是建築在傳統與過去之上，而過去的種種又透過二十一世紀的現在，無時無刻散發出來。巴黎不是大鎔爐，反而比較像個結合過去與現在共舞的時光 Disco 舞廳。

巴黎有太多地方可以欣賞、體驗，有太多地方可以講，立志這半年要把巴黎逛到完，所以不如我們就從巴黎零點（Point Zéro）開始吧：

曾經的羅馬之都、法蘭西之都、甚至世紀之都，巴黎的一切都是從兩千多年前的西提島（Cité）而起，這裡是最早的巴黎、住著最早的巴黎人。而現在已經是觀光勝地的西提島，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聖母院了。然而在聖母院門口的石頭地板上，靜靜的躺著一個刻字的八芒星記號寫著 Des Routes de France 意指「巴黎之路」，下面寫著 Point Zéro 意指零點。據說最早以前這裡是以前教會處決死刑犯的地方，一直到 1920 年代議會與政府才共同把它設計為巴黎零點，來埋葬過去血腥黑暗的歷史。而小小的這個點，便是法國的地理零點，也是法國在世界的原點，所有城市與國家距離巴黎多遠，都是以這個點開始計算。

站在巴黎的中心，你以為夠浪漫了？別急，巴黎何止如此，巴黎的溫度與交錯，讓人陶醉及上癮，但這不是大家渴望要再回來的原因。而是這個點在巴黎一直流傳著一個美麗的傳說：

來到巴黎的人，只要踩了巴黎零點，他這一生就一定會再回到巴黎。

【關於海市蜃樓與自己】

陌生的環境讓我們像在水裡，被自己內在的血液與外在的湍流衝擊，直到抓住名為「自己」的漂流木時，方才明瞭一點點交換的意義。

依稀記得去年的遊學之旅，讓自己一切都改變，那種從胸口破繭而出不一樣的渴望，事隔一年的交換已經不遑既往了。當你花著爸媽的錢，也花著所有人對你的期待與羨慕時，每一口呼吸你都要決定，決定你這一個當下是要衝破一切枷鎖讓自己身陷不舒適的圈子，還是不為了體驗去體驗，堅信自己的價值與所好而依然故我。人們說著你來這邊就是要體驗，也的確沒錯我也一再將這句話掛在嘴邊，但來這邊快三個月了我才領悟，體驗不同，從不是叫你變成不是你自己。

同時你又不免思考了，真的有「真實的自己」嗎？有人說，真實的人性只存在於一個人獨處時，在沒有人看見的角落里，一個人會做出什麼樣的事才是他真正的本性。但如果真實的人性真的只存在於獨處時的自我，那麼，這種永遠不會表露在別人面前的自己，又怎麼會是真實存在的呢？於是我想，獨處只不過是想喘一口氣，讓自己在跟其他人互動時，可以表現的更好罷了。也許真實的自己根本不存在。有什麼樣的互動，就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自己，人性太難以捉摸了，人也許始終不是由一種叫真實的東西所組成的。要不，就是常常被不同的真實所構成，又或者，真實其實是一種幻覺，都是被制造出來的。

於是我看著同樣在異地同伴們，在歐洲各處留下屬於各自的故事與文字，一直在激勵自己去走走、去想想、去變成你自己。儘管不明白所謂「真實的自己」，我仍從一個從來只想贏不想輸的我，變成了把每一次輸的不甘心控制儲存，在下次贏時徹底釋放宣洩，並視為是上天給你的額外禮物。只因為在這，你每一天都在失去、都在輸。輸掉一場球、輸掉一個人的信任、輸掉一張預先訂好的車票、輸掉可以做更多事的時間；輸去一點點健康、輸去一點點機會、輸去睡眠或課堂、也輸去了每個他和她....

相對的我也贏得許多，沿襲著上一個奇幻之旅，我用力的感受著和每個人的情感流露。講著人，說著人們，你我他，你們我們他們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錯綜迷離讓我的視野染上萬花筒般的色彩，是想要找到與自己價值契合的人的渴望，引領著每一次與人開口分享故事的不安與徬徨。有時越想把心洗滅忘卻，就越發現自身的中心價值不可能被抹滅，和每個人肩並肩，每分每秒卻像在告別；有時你越做自己，和身邊的他卻越緊密，即使你緊閉、即使你遠在世界的另一端，每一刻你仍覺得你們同在，從不自討苦吃。

還記得康永在 Selina 離婚後寫下的字說，遇上別人說錯一句話、愛錯一個人、做錯一件事，人們就吹警哨、呼喚更多人來嘲罵。如此嚴格檢查別人，一定會太消耗自己，而這樣的心力本來可以用來，把自己的日子過好。是啊，我因為心力有限，對別人的感覺通常都是模模糊糊的，但如果這個人令生活更有趣、令世界更可愛，真心的讓我感受到我有真實的存在他的生命中，我就會喜歡這個人，感謝有這個人存在。

回到自己，我們都在浪裡，拍打、捲起、墜落，貪婪的呼吸著可能的空氣，看著遠方的海市蜃樓不明所以地想追尋，但到頭來發現出走時設定的追求的目標，遠不及每個當下的自己來得踏實與誠懇；以為走了一步就能走千步，每一個回頭審視卻又回到原處，只因海市蜃樓不曾離去，始終在遠遠的那裡，無交集的世界裡。

於是同時往外追尋遠方，在每個曾經逛在嘴邊的遠方留下足跡，同時往內期待著心中，將「自己是誰？」中的問號消去。如此走走停停、看看想想，哪怕窮極一生。

【關於面對世界與背對世界】

面對世界時，我擁有的是足跡和遠方；背對世界時，我只剩酒杯與自己。

而世界之於我，不過就幾張幾年後泛黃的明信片，和未來數不盡因為回憶無法闔眼的黑夜。

談談面對世界。說得輕鬆是因為它在當下一點都不輕鬆。面對世界時，『墨菲定律』、『什麼你擔心的事情百分之九十不會發生』等等這些都是讓你在旅行途中的每一刻繃緊神經，再加上說服自己一切都是必經之路的話。

於是你不得不承認，「交換學生」跟「旅行」真是他媽兩碼子的事情。

但後者的這種危險的感覺跟不適感，卻漸漸讓我上癮，那種永遠弓著身體保護行李、永遠提心吊膽不敢闔眼的看著 google map 上的藍點，但相信嗎，一想到未來會用笑容回憶，會讓我的人生故事更 worth telling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再度走入虎口，或是說，再次面對世界。甚至很怕未來哪天因為懷念這樣顫抖的心情失去許久而無法入睡時，恨不得當時沒能再遇到多幾個挑戰。

至於背對世界呢，就是我的人生課題了。無論在哪，一個人最大的寂寞，就是無法喜歡自己，對自己的個性與所選擇的人生態度，無法給予自己正面評價甚至厭惡，很悲傷。即使只是遠遠凝視另一個街上和你擦肩的陌生人、或本身帶給你的寂寞感更甚於你的寂寞，還是讓人無法承受。有著對我自己時常與許多領域無與倫比的信心，卻又矛盾的在內心寂寞無法排解。

於是我們需要酒杯和摯友。

酒從高中就出現在我生命，當一個人與酒做連結難免有不諒解，但久了我也習慣，也許這也是另一種孤獨感吧，一種彼此的依賴感只留給彼此交流時理解的感受。所以多提提了摯友：在布達佩斯遺失護照，在布拉格最美

的夕陽河邊，一個最差一個最佳，我總在腦袋中跑了一遍心裡與腦海浮現的名字，從小到大，身邊最重要的人，很幸福的驗證著，和每個人之間的滴點。更慶幸的是這陣子這名單多了一個名字。

多瑙河的黃色倒影掩護著我們追索回憶的腳步，脈搏著我們只有男人才懂的意志與堅持。我很少跟男人說心裡話與故事，但這次卻發現男人之間的情誼，有時只要一杯酒一席話，就可以鑿穿一座城池。

莎士比亞的作品「李爾王」，某次深夜李爾王在懸崖上，問盲人格雷斯特公爵 ” How do you see the world?”，格雷斯特回答 ” I see it feelingly.”